

Stories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故事

徐 新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Stories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故事

徐 新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犹太人的故事 / 徐新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7

ISBN 7-80713-289-2

I. 犹... II. 徐... III. 犹太人—民族历史—通俗读物
IV. K1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3325 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 // www. sdpress. com. cn](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邮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70 × 245 毫米

18.25 印张 213 幅图 1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目 录

一个独特民族的出现 1

引 子	1
走进历史	2
寄居埃及	9
士师时代	11
统一王国	13
王国分裂时期	16
囚虏时期	18
返乡和圣殿的重建	19
第二圣殿时期	20

天涯沦落人 29

以色列地周边地区的犹太人	31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36
现代以前西欧的犹太人中心	39
进入北非和奥斯曼帝国的西班牙被逐难民	45
东欧犹太人中心	47
俄国犹太人	49
美洲犹太中心	52
流散的意义	57

以文化定天 61

《圣经》文化 61

《塔木德》 74

四海一家 93

“犹太一体观” 94

经济舞台上的不朽者 109

弄潮商海 110

涉足金融 115

再现江湖 121

面对历史的迫害 127

古希腊罗马时期 127

基督教时代初期 131

伊斯兰教兴起时代 133

中世纪 134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 136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 138

19世纪反犹太主义的新形式 138

20世纪 141

反犹太主义的反作用 143

世纪浩劫 151

大屠杀过程 151

纳粹德国反犹太主义析 164

希特勒反犹思想析 168

返乡复国的征程 177

阿利亚—返乡之途 178

复国之路 183

国家再生 194

痛定思痛 207

全民纪念，不忘历史 207

再接再厉，推陈出新 210

坚持赔偿，揭露罪行 212

追捕战犯，伸张正义 214

寻找“义人”，知恩图报 216

绚丽生活 221

犹太历 221

节日 225

人生庆典礼仪 242

文化礼仪用品 250

追求公义 269

慈善捐赠思想的形成 271

理想的捐赠 277

慈善捐赠观在历史上的作用 279

后记 283

一个独特民族的出现

引 子

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主人公——犹太人——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是在人类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的文明进入其高潮时突然“闯”入上古中东历史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出现很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对于古代中东这块有众多民族来来往往、匆匆一过的地区而言，一个“新”民族的出现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在犹太人进入历史的最初二千年，它所生活的地区群雄崛起，古巴比伦、埃及、赫梯、亚述、新巴比伦、波斯等帝国争霸不断。犹太民族因其人数少、力量薄，从来没有凭其实力称霸一方。不仅如此，除了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享受过主权民族的生活外，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是强权的凌辱对象，是其他民族的迫害对象。对于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若不是因为其凭借着对民族理想的执着、对信仰的固守、对自身文化的不断营造，若不是因为其坚信语言的力量远胜于刀剑的力量，以其文化和思想上的建树在世界文明领域发出其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声音，让世人深切感受到它的存在，成为中东地区惟一在上古时期就创造出光辉灿烂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进程，特别是西方文明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并且以“一以贯之”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我们或许压根就不会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了。

然而，事实是自犹太民族走进历史以来，其创造的独特文明逐步发展成为

世界性经典文化，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文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活产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影响。从纵向看，犹太文明在三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神思想，把一本代表古典时期人类文明结晶的《圣经》奉献给了全世界；在二千年前的世纪之初孕育出了基督教，在为欧洲人提供一种信仰的同时为欧洲大陆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在中世纪，借助基督教的传播，犹太民族首创的一神思想传至整个欧洲，使欧洲社会有了一个统一的道德准绳；在7世纪，又为伊斯兰教的兴起贡献良多；到了14、15世纪，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起到了中介作用；当近代来临时，又为资本主义的到来，特别是现代金融业、新闻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19、20世纪，犹太人在思想和科学领域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从横向看，由于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的散居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犹太文明对当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尽管其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但没有受其影响的文化几乎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古代中东地区那些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民族竟无一例外地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连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一道被历史湮没，惟有犹太民族作为一个“不变”的民族留存下来，并以自己文化信仰上的成就在随后近1500年的历史中保留了人类对古代中东文明的部分记忆，成为人们常说的中东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东的文明是通过犹太民族的文化为近代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所了解的。犹太人的作用和贡献也就无须赘言了。

下面，首先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讲述这样一个民族的故事。

走进历史

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东的“肥沃的新月”之地上出现了一队人马。在一位老者的带领下，人们赶着牛羊，携带着衣物财产向西南方向走去，目的地是有中东地区“十字路口”之称的“迦南地”。不用说，这是一支迁徙跋涉的队伍。尽管路程遥远、行进艰难，行路人却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义无反顾、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去。虽然这样的迁徙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司空见惯，然而，这一支队伍却非同寻常。事实上，他们的这一迁徙行动是在向世界昭示一个新的民族正在走进历史。在随后的年代，他们将

要演绎人类上古历史最辉煌的一章。这群人正是本书的主角——犹太民族。

从民族起源的一般意义上来说,犹太民族显然是两河流域古代诸民族中的一员。被犹太人称之为族长的亚伯拉罕就出生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中心地带的—一个名为吾珥(Ur)的苏美尔城市。“……他们出了迦勒底人的吾珥,”记录着犹太民族早期历史的《圣经》对犹太人的出处如是说。从种族起源上看,犹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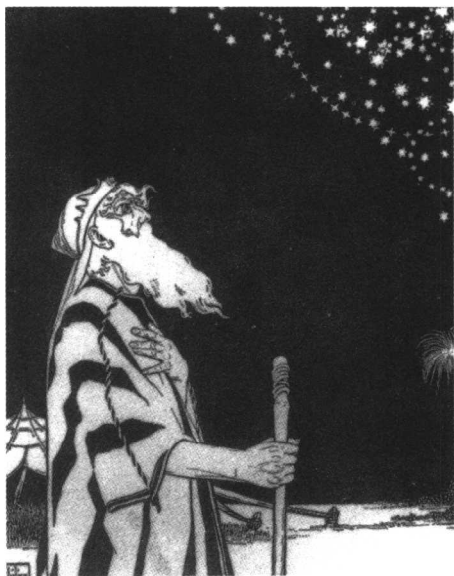


开创人类早期文明的古苏美尔人(壁画)

民族是与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同—来源的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闪族语系的一支。

与其他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许多民族相比,犹太民族的出现显然相对较晚(约在两河流域文明出现1500年之后)。在他们进入历史之前,由诸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亦称古巴比伦人)创造的文明早已发展得很辉煌。根据有关史料推算,犹太人进入历史的年代当是汉谟拉比时代,是古巴比伦王国的“黄金时期”。出现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和氛围中,犹太民族显然受益匪浅,犹太文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文化性的特征很可能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犹太人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其早期的历史是朦胧不清的。传说便成了构建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来源。然而,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犹太人对本民族在历史上出现的认知十分独特。尽管所有古老民族的历史都是以传说开始,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开端追溯到某个个人特别是一个普通人身上。例如,中华民族是将本民族的起源追溯到具有君主身份的炎帝和黄帝那里。而根据犹太人的传说,犹太民族的开端则追溯到—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最初叫亚伯兰,后更名为亚伯拉罕,在希伯来语中有“多国之父”的含义)的人身上,并把他作为犹太民族的“始祖”看待。虽然人们也了解亚伯拉罕的家人以及所属的群体,但在犹太人看来,那些人却并不属于犹太



前往上帝指引“应许之地”途中的亚伯拉罕

民族之列。严格说，亚伯拉罕是在离开了原居住地后，离开了那些家人后，才有了“犹太人”的身份。这是第一。其次，亚伯拉罕尽管身世并不贫寒，拥有财产和侍妾，但并非帝王将相之辈，无疑仍然属于普通人之列。起码在他离开自己出生地之前是这样。他之所以成为或者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始祖，完全是由于他思想的变化和他所采取的颇为奇特的迁徙行动。以这一方法叙史，特别是把一个民族的开端与一个普通人联系在一起，在我们所了解的上古人类历史上不仅是第一次，而且很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开端说有可能是在预示犹太文化对人（个体的人）和人的价值的独特认知作用的同时，还表明犹太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一点“与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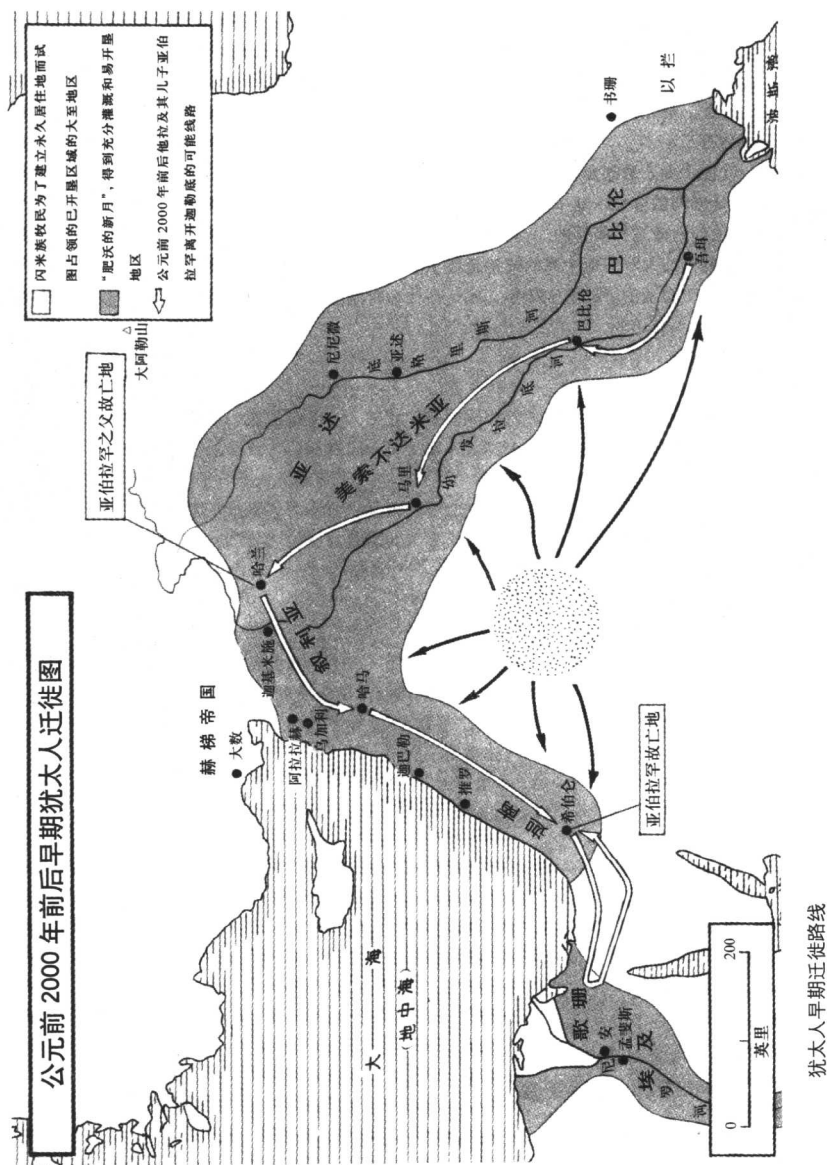
据犹太人自己保存下来的传说记载，亚伯拉罕大约是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带着自己的家人和财产，离开祖辈生活的两河流域，前往被视为“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①的古迦南地，即犹太人所说的“以色列地”，或今日所通称的巴勒斯坦地区^②。迁徙到迦南地的犹太人从当地人那里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希伯来人”。这是最早用来称呼犹太人的一个专门称谓。该称谓中的“希伯来”（它的英文拼写为 Hebrew，一般认为该词汇来源于“Habiru”^③）一词的含义为“自河（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边过来的人”，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籍贯来历。不管怎么说，在这块新的土地上，伴随着这一新的称谓，一个新的、独特的民族也就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了。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该地区的民族迁徙史，人们便不难发现，在上古时代，迁

① 应许之地最早是一种学用语，意指上帝允诺给予犹太民族作为家园的土地，后包含希望之邦之意。

② 巴勒斯坦称谓最早由希腊罗马人使用，犹太民族传统上称之为“以色列地”。

③ 有“渡河者”含义，亦译哈卑路人。



徙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游牧民族而言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是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形象描述。尽管这类迁徙的半径通常有限，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来回流动。不过，由于人口的增长，这里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都要周期性地向外迁移一次。史学家希提对这一迁徙作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大蓄水池一样，池里的水太满的时候，难免要



杰里科为中东地区建有城墙的最古老城市，有7000年历史。《圣经》中提到约书亚率领犹太人夺取了该城。

溢出池外的。”^①犹太人很可能就是两河流域这一大蓄水池中溢出的一部分水。

不过，亚伯拉罕的这一迁徙惟一令人稍感费解的是，与绝大多数通常是从贫困地向富庶地迁徙不同，他做出的迁徙举动是一次被认为是从富庶之地向贫困地的迁徙行动。因此，一些犹太学者对于亚伯拉罕率领家人离开祖辈生活的家园、从相对富庶发达的地区吾珥迁徙到相对贫瘠的迦南地一事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亚伯拉罕的迁徙举动绝非是一次普通的迁徙，他们离开家园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离开有着“背离”、“决裂”的意味，迁徙包含着“追求”的含义。因此，传统的犹太教认为，亚伯拉罕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指引下进行这一迁徙的，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追求。犹太史学家埃班据此认为：（犹太人的这一迁徙）是为了与两河流域盛行的偶像崇拜决裂，追求一种全新的信仰。^②犹太学者罗斯的解释更为理想化，他认为亚伯拉罕“是因为看到了某种更崇高的事物，并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更为完美的精神境界才离开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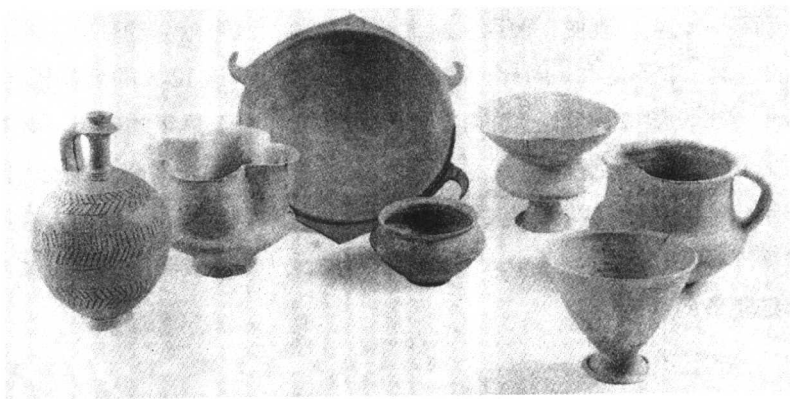
①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12页。

② 参见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页。

的家园的”。^①尽管这类解释不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历来把信仰作为生活最高目标的特征，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属于另一层次上的“历史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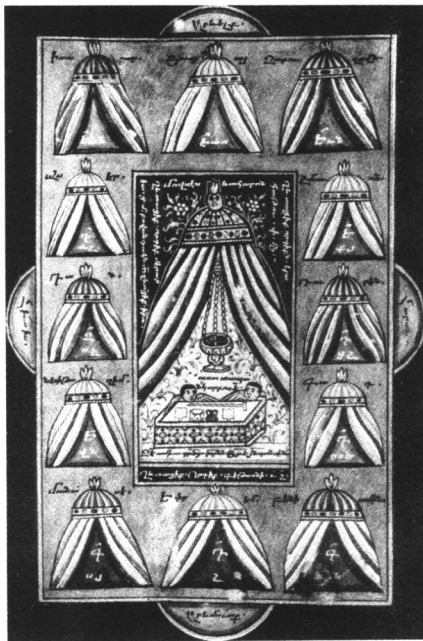
古迦南地与两河流域，特别是亚伯拉罕祖辈生活的苏美尔地区相比，显然属于“欠发达”地区，自然条件险恶，饥荒频繁。然而，古迦南地并非纯粹的蛮荒之地。早在人类文明史开始之初，它就是连接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纽带，是该地区以外政治力量如埃及的交通要道，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商路。埃及自其两部分——上、下埃及统一后，就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在迦南时代的早期，即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中，定居点就一直存在。如在青铜时代早期（大约公元前28世纪），罗什-哈尼卡拉已经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定居点。与定居点紧邻的、将迦南地与黎巴嫩划分开来的山脉的战略位置，说明了为什么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从这里经过。在该地区进行的数次考古发现证实，沿海地区相当数量的物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这些物品表明该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和人员往来。实际上，若干民族和部落在亚伯拉罕到来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生活了。

迦南地作为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之地，不仅各种古老的文明在这里留下烙印和影响，而且各个时代的列强，如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都曾在这里撕杀争夺过。这一地理特征对来到这里生活的



在以色列出土的族长时期的陶器器皿是文明的见证

^①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第5页。



以色列十二支派（用帐篷表示），会幕约柜置于其中央。

犹太人的文化孕育、发展和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迦南地的历史历来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当地居民长期以来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国家保持着联系，人员往来和交流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凡此种种，使得迦南地成为上古时期人类世界的一个大舞台。也正是在这个舞台上，犹太人在随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演绎出了本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部分，同时还演绎出了具有犹太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元典意义的部分。

迁徙到迦南地的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三代，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这三代人由于在以后的犹太人眼里一直被视为是犹太民族的族长，他们生活的时期亦被称为“族长时期”。在此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不仅被犹太人视为“始祖”，而且同时被基督徒和伊斯兰教信徒视为“始祖”，是所有信仰一神思想的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共同“始祖”。在这三代人中，惟雅各子女众多，仅儿子就有12个，他们分别是：利未、流便、西缅、犹大、以萨迦、西布伦、约瑟、便雅悯、迦得、亚设、但、拿弗他利。同样，根据犹太人的传说，这12人的后代繁衍众多，经数百年逐渐发展成为犹太人的12个支派。^①雅各由于早年的经历（曾有一次与神角力），获得“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的人”）这一称谓。犹太人因此在随后的年代亦被称为“以色列人”^②或“以色列”。“以色列”是犹太人在历史上有过的第二个称谓。《圣经》中大多以此称呼犹太人，以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都是雅各的子孙。

① 需要指出的是，犹太历史上所说的12支派并不完全与雅各的这12个儿子的名字吻合。利未的后人成为祭司阶层，专职在圣殿侍奉，不作为一个支派存在，也没有参加后来的支派土地分封一事。不过，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作为两个独立的支派存在，故犹太人支派的总数仍为12。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拼写中，涉及这一时代以色列人的词汇为“Israelite”，而用于现代以色列国人的词汇则拼写为“Israeli”。

寄居埃及

迦南地一向以饥荒频繁闻名。在雅各生活的年代，迦南地出现的一次大饥荒使得雅各及其家人不得不跑到邻近的埃及避灾。众所周知，埃及是古代中东地区另一重要的文明所在地。公元前2500年前后，埃及便已经进入了相对繁荣时期，政治走向成熟、文学活动开始出现、金字塔的建造进入鼎盛时期，众多屹立在尼罗河畔的巨型金字塔从一个方面见证着它的兴旺发达。肥沃的尼罗河不仅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而且它的三角洲地区还是中东地区的“粮仓”。生活在埃及周边地区的人，特别是生活在迦南地的人在饥荒降临时去埃及避居是司空见惯的事。相传，亚伯拉罕就曾带着家人去那里躲避过饥荒，不过饥荒过后不久，便又返回了迦南地。

雅各及其家人来到埃及的年代一般被认为是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后）。据称，犹太人最初受到埃及法老的善待，在埃及生活了约四百年的时间，史称“寄居”，以突出犹太人在埃及生活的暂时性。《圣经》中的“约瑟的故事”对犹太人这一经历的开端进行了极富戏剧性的描述。不过，到了后来，历史学家认为，很可能是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约公元前1304年—公元前1237年），犹太人在埃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开始沦为奴隶，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不仅如此，当时新上台的埃及统治者采取了民族排斥和迫害政策，使犹太人面临民族灭亡的危险。为了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犹太人在一个名叫“摩西”（Moses）的犹太伟人的带领下逃离埃及，开始了返回“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行动。《出埃及记》把犹太人的这一行动描写得绘声绘色，特别是摩西与法老的斗法更是引人入胜。犹太人为了摆脱奴役获得自由而离开埃及之举，被认为是具有特别意义的行动。迦南地作为上帝允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第一次显示在犹太人的记忆中。迦南地是他们的故土、故乡，是他们在外乡罹难时惟一能够想到返回的一块土地。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像。犹太人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成为埃及人的奴隶。

据信，在重新进入迦南地的途中，犹太人



埃及奴隶劳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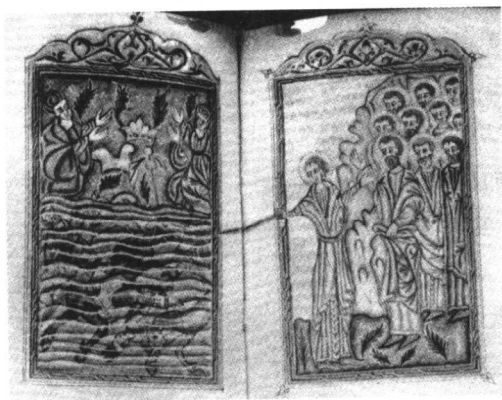
公元前 14 世纪在埃及
为奴的闪米特人头像

在西奈半岛的旷野中游荡了近四十年。其间，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加强，以一神思想为基础的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开始出现。摩西在西奈山接受神谕，从上帝手中获得“十诫”法版的故事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叙述的关于犹太人的一切活动基本没有被有价值的史料证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完全不能同意对犹太人历史进行上述叙述。他们认为，上述的一切过于戏剧化而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于公元前 13 世纪在定居迦南地以前，所谓的“以色列人”并不一定源于同一祖先、有统一血统。其来源和历史背景也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极有可能是操同一种语言的不同部落群体的组合。然而，基于传说的上述一切却早已深深融入犹太人所认同的“历史”之中，成为犹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无论是对于犹太民族而言，还是对于犹太文化而言，这样的“历史”才是犹太民族的“真正历史”。实际上，这一传说史不仅重要，而且成为影响日后犹太人思想的决定性因素。正因如此，犹太人才有了统一的历史渊源。犹太人把自己视

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代的观点，与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具有同等的历史“真实”和意义。可以说，在这一意义上，那种把古老文化说成是最初建立在传说基础上的观点显然又是十分“准确的”。

不仅如此，犹太人的上述部分传说经历还成为世界文化史上极具寓意的事件，如犹太人出埃及一事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在上



犹太人过红海图 (1601 年绘)，右侧是已经从红海走过的犹太人，左侧是被海水淹没的埃及追兵。

古时代，一个民族（或部落）沦为另一个民族（或部落）奴隶的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但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把对待受奴役一事，把民族的自由，把人的自由权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此外，他们反抗奴役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并不是采用“传统”的揭竿而起，用武力进行反抗，而是用脚“投票”，以全民集体离开奴役他们的国家的方式对人类的暴政说“不”。正因如此，犹太人出埃及、跨红海事件历来被看成是人类“摆脱奴役，奔向自由”之举，是代表革命的激情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事件。^①

无论如何，犹太人离开埃及，返回上帝的“应许之地”，重新定居迦南地，标志着犹太民族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同时，其历史也进入了有史可据的年代。

士师时代

犹太人于公元前13世纪重新进入迦南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迁和定居，因为这时的迦南已经被另外一些同属闪米特语系的迦南人^②占有和定居。犹太人不得不打进迦南，重新征服之。对迦南重新征服被证明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行动，而是一个缓慢且艰难的过程。在犹太人最终进入被重新征服的迦南后，当时的统帅约书亚将征服的土地在犹太民族的12个支派（即组成犹太民族的部落）中进行了划分，由各自自行管理。进入迦南的最初150年为犹太人历史上的“士师时代”。一群被称为士师（希伯来文的含义为“审判者”）的人，在组成犹太民族的12个支派中起着组织、领导和调解社会矛盾作用。

士师时代是一个犹太人不断定居和巩固其在迦南地存在的过程，同时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和部落与犹太人之间也时而发生战争，时而共享和平。而犹太人主要是以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联系在一起，有战事时，走到一起打仗御敌，没有战争，则分散各自务农放牧。犹太人在那里定居的活动从总体上看取得了成功，在大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逐步占领了迦南地的大部分地区。迦南地成了犹太人的真正家园，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以色列地”^③。但他们的敌人也一直

① 参见埃班：《犹太史》，第15页。

② 系对当时生活在那里人的一种统称，并非特指某一个民族。

③ 犹太人对迦南地的传统称谓，通常在英文中用“Land of Israel”表示，希伯来文则为“Erets Yisrael”，即为“以色列故土”。